

# 從社會學博士生的供需 到下一代台灣社會學家的訓練

謝國雄\*

## 一、怵目驚心的社會學博士生供需問題

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陳東升教授對台灣社會學人才的供需做了一個初步的估計，結果令人驚訝。到 2017 年，台灣社會學博士的供給量（具有社會學專業能力者）將遠遠超過需求量（工作可能的缺額），差額大約在 180 人左右<sup>1</sup>。

面對這供過於求的問題，社會學界如何因應？最先被想到的一定是供給面的策略，如減少招生員額、跨校聯合訓練等。再來是需求面：能不能擴大對社會學家的需求？如擴大非營利部門（如智庫），或者遊說各公司在推動「公司的社會責任」或者在設計新產品時優先雇用社會學人才等。

需求面的擴張，大體不在社會學界的能力範圍之內，社會學界能做的是供給面。減招博士班學生與總額管制是一條路，另一條可能的路則是從訓練的質來切入這個問題：是否可能經由供給的品質與特色來創造需求，從而更根本地解決供過於求的問題？這當中需要透過促進「產學合作」的各種中介課程與方案。

## 二、社會學博士所為何來：接班或擴散？

透過制度的設計來調整社會學博士的供給量，看起來可以立竿見影地紓解上述嚴峻的情勢，但更根本的挑戰卻來自：博士或者社會學博士所為何來？如果社會學博士的主要工作是從事深入與原創的學術研究，那麼供需的問題確實十分急迫。如果社會學博士可以在各行各業服務，發揮社會學的洞

---

\*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sup>1</sup> 陳東升、陳也禎，2010，〈博士「生」了沒？-- 台灣社會學教學研究人力的現況與未來變遷的分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1 卷 3 期。台北：國科會。



識，那麼整個供需問題將轉變為：如何發揮「擴散」(spillover) 的效果？

從第一個立場來看，控制社會學博士班的學生數目自然是當務之急，因為社會學界可能提供的位置遠遠落在博士班學生人數之後。但除了總額管制之外，更必須在博士班訓練過程中，嚴謹與準確評估學生是否有完成社會學博士訓練的能力與決心。落實博士班各個階段的考核，除了可進行畢業生的總額管制外，更可讓學生儘早察覺自己是否適合走學術研究的路，同時讓決定要走學術的研究生受到最好的訓練。換句話說，能完成社會學博士訓練的學生，便是那些有決心、承諾接下學術研究之棒、且受過有系統的、嚴謹的、踏實的與深入的訓練的那群人。

從第二個立場來看，那麼在博士生的訓練過程中，除了讓他們瞭解學術界不是唯一的出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提供一些中介的課程，讓他們在未來可以發揮「擴散」的效果。其實，目前的社會學碩士班已經在發揮「擴散」的效應，如國內各大學訓練出來的社會學碩士已在各行各業中從事各類的工作，貢獻社會學的專業觀點。相較於社會學碩士，社會學博士在擴散效果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答案可能是：他們受過有系統的、嚴謹的、踏實的與深入的訓練，並將此訓練的效益擴散到非學術性的行業中。

換句話說，不論採取的是哪一個立場，有系統的、嚴謹的、踏實的與深入的訓練是台灣社會學博士班的唯一出路。在台灣社會中，這究竟指的是什麼？底下以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的課程與構想為例，提出淺見，冀能拋磚引玉。

### 三、台灣社會學博士班的基礎訓練： 供給創造需求的可能性

不論社會與學術界的變遷如何快速而劇烈，有些基本功夫歷久彌新，如在地的關懷與問題意識、精湛的學術素養、歷史的視野、比較的觀點，以及學術與生命的融合。

#### (一) 在地的關懷與在地的問題意識

在自己的社會做社會學研究的社會學家，最珍貴的就是在地的關懷與在地的問題意識，這都是來自在地的敏感性。而要對國際社會學界做出獨特的貢獻，這也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憑藉。

要如何培養在地的問題意識與敏銳性呢？首要之務，是要讓下一代的台

灣社會學家熟悉台灣社會學發展史，這既是他們出發的地方，也是他們必需超越的地平線。其次，必需熟悉台灣社會發展史。而且，在學習生涯中，必需讓他們實際操作一個與台灣社會有關的研究計畫（「研究實作」），藉此來客體化自己所熟悉的社會。這是兼具「融」（融入自己的社會）與「隔」（採取研究的觀點來看待那個熟悉的社會）的訓練。

傑出的研究通常兼顧「融」（融入被研究的社會）與「隔」（採取研究的觀點、從而客體化被研究的社會）。生活在自己社會的研究者，欠缺的不是熟悉，不是融合，而是培養「隔」的能力與涵養，也就是發展出隔著一段距離、透過具有洞識的觀點來對自己社會提問的能力。這可以透過三個途徑：培育精湛的學術素養、養成歷史的視野、與進行比較。

對留在學術界的社會學家來說，這個基礎功可以讓他們學習掌握台灣社會特有的問題，這對於要到非學術界開疆闢土的社會學家一樣重要：提出貼近台灣社會動脈的點子與行動方案。

## （二）培育深湛的學術素養

「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學方法論」一向是台灣的社會學研究所必修的兩門課。不論各自的內容為何，這兩門課都是分別開授。這樣的設計，預設了所謂的「理論」與所謂的「方法」是二分的。如果我們以類似的設計來教人騎腳踏車，就會有兩門課：「騎腳踏車的理論」與「騎腳踏車的方法論」。但這樣是否能教會一個人騎腳踏車？

可以嘗試的一個方向是將這兩門課結合，然後重新設計出兩門課：「社會分析基本著作」與「研究實作」。這兩個課程大綱的基本精神是：其一，透過深刻的、具體的個案研究來同時學習社會學理論與研究方法；其二，讓研究生透過實作來親身體會與驗證。

社會學探索與分析社會生活，累積人類對自己的瞭解，這是知識上的探險、心靈間的邂逅。社會學的知識累積在許多關鍵的經典著作之中，我們的學習與精進，可以環繞在這些著作。「社會分析基本著作」以西方社會的變遷為主軸，研讀有關中古社會、巨變與現代社會的具體研究。<sup>2</sup> 這不僅可以收比較之效（西方各時期的社會間的比較、西方社會與我們自己社會的比較），也可以讓我們有歷史視野：影響現代世界既深且鉅的西方社會是如何發展出來

<sup>2</sup> 請參考清大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分析基本著作」(I與II)的課程大綱。



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培養我們分析社會的具體觀點、方法與「丹田功力」。我們研讀的雖然是有關西方社會的著作，但出發點仍然是我們自己的社會——最終的目的仍然是深化對自己社會的研究與瞭解。

「研究實作」則研讀採取特定研究方法做所出來的傑出著作，也讓研究生實際採取這個方法去執行他們自己的研究。藉著與老師的對話，研究生在實作的過程中，同時習得研究技法、基本課題、認識論警覺與社會關懷，也就是我所稱的「四位一體」。<sup>3</sup> 同樣的精神與設計，應該也可以運用到問卷調查與文獻檔案的研究上去。

對留在學術界的社會學家而言，這個基礎功不可或缺，一是研讀具體的經典著作，藉此完成理論與方法合一的訓練，二是理解近代西方社會形成的歷史，藉以將現代西方社會學加以定位，三是熟悉形塑現代世界的三大力量：資本主義、現代國家與基督宗教。對於在其他行業的社會學家同樣重要：它提供嚴謹與系統的思考能力與社會學的視野與觀點，讓社會學家在非學術行業中發揮分析與批判的能力。

### （三）歷史的視野

由融到隔，歷史的視野是一個助力，一是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一是台灣社會發展史。台灣的社會學研究所，甚少提供社會學發展史的課程。台灣社會學發展史既是我們出發的地方，也是我們必需超越的地平線。有關自身學門的進展，應該是下一代台灣社會學家必備的素養，他們必需同時熟悉台灣與西方社會學發展的歷史。舉例來說，戰後台灣社會學的發展，主要是以西方、特別是美國社會學為參照點，歷經了援引、運用、挑戰、修正甚至創新等過程，最終則以「西方個案化，在地普遍化」為努力的目標。<sup>4</sup>

除了學科發展的歷史，我們也應該熟知台灣社會發展史。<sup>5</sup> 台灣社會發展史的訓練不僅可以提供基本的歷史背景，讓我們定位當代台灣社會的研究，更有助於提出具有歷史視野與在地意涵的研究問題。一方面，台灣社會過去的發展本身即可成為研究的課題；另一方面，它更可以啟發我們對於當代台

<sup>3</sup> 請參考清大社會學研究所「田野工作：範例與實作」(上與下)的課程大綱及謝國雄編(2007)《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群學出版社。

<sup>4</sup> 謝國雄編(2008)《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出版社。

<sup>5</sup> 請參考清大社會學研究所「台灣社會發展史」的課程大綱。

灣社會的分析與詮釋，因為過去的社會，在某個意義下，是當代社會的「異文化」，二者的比較，可促發社會學的想像。最後，藉著對「歷史」的掌握，可以促成對「社會」的重新概念化，如在引進「時間」與「變遷」後，會如何改變我們對「社會」的觀念？

對於留在學術界的社會學家，社會學史的訓練讓他們熟悉社會學在西方與在台灣的發展，從而可以替自己未來的研究做定位；台灣社會發展史的訓練可以醞釀出具有累積性與突破潛力的研究課題。對於在其他行業的社會學家，這個訓練讓他們瞭解歷史，培養史識，具有史觀，從而讓歷史成為在非學術行業中創意的來源。

#### (四) 比較的觀點：第二社會

如何立基台灣，放眼世界？如何不受限於台灣，而能有比較的觀點？博士生除了熟悉並且研究台灣社會之外，應該發展出「第二專長」：熟悉另外一個社會，不論核心或者邊陲。這可以透過閱讀、親身旅行、與該國的社會學家交流等方式為之。除了美國、英國之外，他們更應該看看：印度、日本、澳洲、南非、秘魯、加拿大、法國、德國、韓國等社會。這個「第二社會」將成為我們的參照點，不時可以將台灣社會與該社會做比較，從而突顯台灣社會的特殊之處，這也是促成在地問題意識之動力。清大社會所近幾年來強力發展、成就有目共睹的「中國研究」聚焦在當代中國，中國正可以作為與台灣社會對照的「第二社會」。

對於留在學術界的社會學家，可以熟悉另一個社會，當作與台灣做比較的對象，藉此突顯台灣社會的特殊性，做到真正的國際化。對於在其他行業的社會學家，這項訓練可以增進他們對台灣社會特殊性的敏感，從而成為創意點子的來源。

#### (五) 學術與生命的融合

上面強調的是「隔」，藉以對自己的社會產生批判與原創的視角。但我們仍然需時時有意識地進行「融」的工作。

我們既是社會生活的研究者，也是生活於其中的人，從而必須正視學術與生命之間的關係。透過傳記，我們可以看到學者的生涯、學者的學術熱情、學者如何對學科做出原創貢獻、學者做為人的整體面貌等。藉著傳記，我們可以習得學術與生命之間的糾結與辯證發展，既能從學術中得到生命的樂趣，也能從生命經驗中汲取學術研究的養分，這是在地關懷與在地問題意



識的無盡寶藏。<sup>6</sup>

「結合學術與生命」還有倫理實踐上的意涵。作為社會生活的分析者，我們要結合個人與集體的生命史藉以深化研究，並且勇於夢想：除了既存的各種社會制度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可能？作為人的我們，則要學習感受別人的痛苦、欣賞別人的奮鬥、並且看重自己的努力，藉此結合生命與學術，共解台灣社會的集體身世之謎。

對於留在學術界的社會學家，藉著傳記，他們習得學術與生命之間的糾結與辯證發展，進而能從學術中得到生命的樂趣，同時也能從生命經驗中汲取研究的養分。對於在其他行業的社會學家，由於投入自己的生命，可以讓非學術性行業有活力與質感。

我們將「社會學博士班學生供過於求」的憂心，轉化為「社會學博士所為何來？」，隨後指出扎實的基礎訓練讓「供給創造需求」成為可能。但這並非一蹴可幾，當中得透過社會學的「產學合作」。

#### 四、社會學的產學合作：中介的課程與計畫

社會學的基本訓練中，有一些可以即學即用，如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田野工作、組織研究等。如果要進一步發揮擴散效果，社會學界必須認真思考：社會學界有可能進行「產學合作」嗎？理工科的產學合作，一是學界有新的發現與發明，以授權的方式提供給業界商業化，一是業界將研發問題提給學界，請學界進行專題研究。這兩類的產學合作，在社會學可能嗎？如果可能，將會是什麼樣的形式？

先就第一類而言，社會學者努力勾繪出台灣社會圖像及其變遷，而這個圖像可以成為其他行業進行研發的基礎。此外，有些社會學者也努力勾繪理想社會或者另類社會的圖像，這也可以成為其他行業創意的來源。換句話說，社會學博士班應該提供「理想社會」的課程。<sup>7</sup>

就第二類而言，社會學研究所的畢業生，有很多是在非傳統行業就業，如社會運動組織、社區組織、各種非營利的基金會等，我們應該邀集這些在非傳統行業的社會學家整理與凝聚其經驗，開授「應用社會學」或「社會實踐」

<sup>6</sup> 請參考清大社會學研究所的「清華社會學」的課程大綱。

<sup>7</sup> 如社會學家 E. O. Wright 等所推動的 Real Utopia 計畫。

等課程，開拓博士班學生的視野與未來就業的空間，博士班學生供過於求的難題從而有可能轉化為促成台灣社會進步的動力。

此外，社會學界需要與「實務取向」的領域進行廣泛的合作，共同研究與執行實務計畫，諸如：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都市計畫、農業推廣、公共衛生、教育行政、文化資產保存、管理科學、勞資關係等。與其他領域一起執行實務計畫，藉此介入社會的改造。很自然的，我們必須鼓勵博士班學生參與實務性的計畫，進行其學術研究，並為進入其他的實務領域做準備。

最具體、最直接的作為，就是在大學設立社會學的「創業育成中心」，輔導我們的博士班畢業生創立公司，承接政府部門的文化創意產業計畫、私人部門的企業責任規劃與產品設計諮詢，以及非營利部門的實作與研究計畫。

基礎功的培養、促進產學合作的中介課程、與設立社會學的創業育成中心，可以化社會學博士班供過於求的危機為轉機，帶來兼具接班與擴散的雙重效應，同時讓下一代的社會學家有能力回應快速的社會變遷與掌握未來的各種可能性。